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
第二十四回 曹春山輕財全戚誼 梅巧玲焚券見交情

話說曹春山乃是安徽歙縣人氏。他的祖父在江蘇貿易，開了個京貨莊子，座落在蘇州城內同芳巷。買賣十分興隆。湖北武昌城內，也有鋪號，後患病身亡，便是春山的父親承受了產業，生意益發好了。他的分號一直通到山東省城，人人都知道濰源門金菊巷曹家京貨。咸豐初年，迭遭兵燹，蘇州、武昌的兩座大莊都付劫灰，這春山之父便帶了妻子，移居歷城，又遷至濟寧州。春山年紀尚小，不想父母雙亡，買賣都被別人侵佔。春山沒奈何，便在濟寧入了科班學戲，是個崑腔小生角色。出科以後，果是技藝精熟，不但小生本門應有盡有，連那九門末、外、正生、正旦、老旦、小旦、貼旦、淨丑，各樣的戲曲也記了一肚皮。旁邊的雜角，一手包辦，出出能抱總講。就在省城搭班。那時山東的戲風很盛，大明湖內開了戲園。也似北京一般，天天演唱。最出名的是如意班，老闆田八，雖不見得怎樣高強，班中有個老生孫永才，小名喚作順兒，卻是文武不擋，比那京角餘三勝也弱不了多少。一出《一捧雪》，一出《盜宗卷》，一出《永安宮》，只怕京角還及不來。旦角葉小雲，色藝俱佳，最拿手的便是《陰陽河》，鑽火圈，挑水桶，都有真實功夫。昆丑葛四，也不亞似北京四喜班的楊鳴玉，《活捉三郎》真唱得陰氣森森，膽小的都不敢睜眼。其餘文武角色，個個可觀。

春山也算內中一個好手。每日裡又是堂會，又是戲園，不少的往家裡掖錢。年紀漸長，便有人給他提親。他選擇頗嚴。選來選去，訂了濟寧州孫姓之女。有那戲班的人道：「這孫家必定是做大人的孫瑞珍同宗。孫大人的天倫孫玉庭，也官居閣老，至今京城中繩匠衚衕有他的相府一個人家。」春山道：「濟寧州原有兩個姓孫的。我從小在那個地方是曉得的。」那個人道：「昔日孫如僅上京趕考，得中進寶狀元。孫大人去朝見萬歲，萬歲道：『恭喜賢卿，賀喜賢卿，你家又出了大才。孤王新中的狀元，是濟寧孫姓之人，定是卿家同姓同宗。將來一同忠心輔保江山社稷，豈不美哉！』孫大人和這狀元老爺本不是一家，無奈我主萬歲御口親封，不敢違抗聖命，只得和狀元換譜聯宗，兩孫成了一孫了。你還不知嗎？」春山道：「我也聽得有這一說。只是咱們既入了梨園，還攀這個高枝兒做什麼！我們的後輩，頗有幾個不懂事的，張口不是說他祖上是王爺，便是說他祖上出過翰林，做過中堂。他自以為光耀門戶，殊不知實是羞辱祖宗。我曾聽得書家的人講究宋朝狄武襄公，就是咱們戲裡的狄青，這個人倒是《綱鑑》上面有的，不是後台瞎聊。他做了大官，有人捧他，說他是唐相狄梁公之後，他一定不肯冒認。那才是高人的見識。」那人道：「狄青怎麼是瞎聊。我雖不才，也曾讀過《五虎平西全傳》。他乃大宋忠良，焉能是假。」說著，帶笑而去。春山搖頭道：「這真算十足的習氣！」過了些時，擇吉迎娶。不數年生了一子，取名文治。眾人道：「從前有個曹文植，作到尚書。你這令郎，和他音同字不同，必有造化。」春山道：「小孩子，知他活得長活不長，弄不巧連我的終都送不成，哪裡說得到什麼造化不造化！」

春山省吃儉用，積得幾文。也難為他，竟把金菊巷的買賣恢復了。又在濟寧州城隍廟開了一座藥鋪，家道漸有起色。

他的堂兄曹眉仙，在京中四喜班唱戲，也是小生，是個名震一時的角兒。連那人稱小生大王的徐小香，還是他的門人。與春山常有信札往來。有時，春山給他寄些山東土物，似那東阿膠、肥城桃、章邱蔥並濟寧的棗戛拉之類，眉仙也還些京貨。彼此情意十分親熱。春山的家在濟寧，他卻常往歷城唱戲。

這一年三月三日，是真武祖師幾千年的整壽。大明湖北極台的老道，募化全省官紳出錢做會，緣簿送到曲阜衍聖公府，那衍聖公孔繁灝笑道：「我這裡豈肯做這樣事！況且我家和真武神廟原是有嫌隙的。當年孔道輔擊蛇笏，誰不曉得？」遂將緣簿擲出門外。眾官紳因此結了體，一毛不拔。只有幾個鄉下財主，同那什麼瑞蚨祥、瑞霖祥孟家的信心切切，湊了錢，訂了如意班，在北極台唱戲娛神。衍聖公雖不肯助會，他府下官屬人等來聽戲，卻也不甚禁止。所以那日座客有聖公府的人在內。

那曹春山恰是這一班中的角色，自然隨眾前來。坐了小船，泛過湖心至北極台邊，上了岸，一步步走上台去。那台非常之高，不知有多少階級。春山身輕足捷，行動如飛，大家都追不上。進了山門，開戲尚早，春山到大殿瞻禮聖像。見那祖師披髮仗劍，身穿鎧甲，居中正坐。香案前立著赤陸元帥，皂旗張天師，吃魔殺魔。貼壁立著馬趙溫周龐劉苟鄧辛張陶十二大帥，並那王靈官、朱天君、雷火二部諸將，好生威武。祖師座下神龜是用精銅鑄成，被香客把殼子摩得極亮。後面牆上面著祖師應化事跡，那祖師降生時嬰兒的畫像，卻是被人挖去。問起道士，方知這尊像能夠催生，有那難產之家挖給產婦去吃，生子之後卻來補畫。若遇著不講信實的，便不管補，只好本廟請人另繪聖容。春山頂禮已畢，回了戲房，不多時開鑼演戲。

春山這日極其賣力，聖公府的人把他看中，回去見了公爺，再三誇獎。公爺大喜，即傳春山到府，做了府下家伶的教習。山東的伶人，有了聖公府的差使，便如北京內廷供奉一般，要算半個官身。春山把兩處的買賣都托給他的小舅管理，自家一人赴了曲阜。入了聖公府，小心伺候。

轉瞬歷了幾個寒暑。這年，他娘子身故，春山趕回濟寧辦完喪葬，察看兩處鋪店的財產，不知何時，一切帳據都已改了姓孫。春山知是舅爺弄的鬼，長笑一聲，也不和他爭執，反在聖公府辭了差，把他身邊的家具一齊丟掉，拿把雨傘，腳打地奔入京師。因眉仙的牽扯，也入了四喜班，雖不是頭把交椅的名角，他的本領也人人佩服。

那年從無錫來了個伶人，喚作沈阿壽，也叫作眉仙，習的是刀馬旦。本也是京裡的徒弟，後來回南。因南方不靖，攜眷北上。他妻錢氏和他小姨子十分友愛，說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兒，京裡畢竟太平些，便把這位小姨帶著同行。阿壽到京，也入了四喜班。他是個花明柳媚的人，聲價漸隆。

這戲班中每逢演戲，差不多小旦戲裡總少不得小生同小花面。後台有句行話，叫作「三小離不開」。那刀馬旦雖專一扮演古來的女英雄，比那閨門旦才子佳人的風月戲文不同，只是那一員女將，一員小將臨陣招親，眉來眼去，豔麗玩藝兒卻也不少。似那梁夫人擂鼓戰金山的正大光明，不涉淫靡，反沒得幾出。他和曹春山一個名小生，一個名小旦，當然時常配演，上台夫妻，下台朋友，交情甚厚。這是生旦的通例，已成印板文章，也不止他兩人。大約不分伶人，不分票友，都是如此。這裡頭頗有些道義之交，不能混給這個女角栽贓。任意污謗，所以他們把這種稍知自愛的旦角，喚作「清旦」。別的說部內曾有記載，不須細表。

一日，阿壽問起眉仙，方知春山喪偶未娶，即回去把他娘子的堂兄錢錦元請來商議，要他的小姨許給春山，作個填房。錢錦元是個場面先生，素來推服春山的能為，十分願意。央媒說合，擇吉過門，成了大禮。

春山又慢慢的積了些資財，在百順衚衕買了一所房屋，立起門戶。夫妻父子省儉度日。直至同治改元，又經二載，掃平江南，人心大定。京中梨園生意日佳。春山的家道也日盛一日。只是眉仙身故，少不了一番悲感。

春山本是伶中佼佼，同明善父子最是熟識，常在明宅出入。那滿漢文官中，頗認得幾個。內務府的佐領喚作皂保的，同那侍郎皂保官印一般，卻另是一人。他和春山頗相投契，常在一處杯酒酬酢。

這年歲底，皂保送過春山的年禮，同朋友商量道：「我們這些年，正月初一日因公務繁冗，從不曾聽戲。明年是丙寅年了，我的官事很是輕鬆，莫如明年初一這一天，咱們聽一回四喜家的戲去。」眾友一齊應諾。皂保即叫人包了樓。過了除夕，清晨起來，到各大宅門去賀了新喜，歸家吃過煮餛飩，坐車出城。到了戲園，登樓坐定。此時戲園中不曾開戲，台上掛了簾帳，兩張桌子擺了起來，擺些印盒令箭，掛了簇新的桌圍，台上插著青黃赤白黑五桿大旗，左右插了黃紅兩把大傘，其名叫作「擺台」。皂保笑道：「這是天天如此的。唱堂會戲也是這個樣兒，我看得俗了。」少時，眾友陸續到齊，後台裡也開了通兒。皂保道：「戲班裡開通兒，總是高通兒，不大用蘇通兒，也是京中的老規矩。可見高腔是大清國的精華。」三通已畢，撤了台上這些器具，重新擺設，中間只留一桌兩椅，場面桌兒移至前台。鑼鼓一響，跳過靈官、加官、財神，便有那零碎旦角扮了童子，出來掃台。皂保道：「這卻是新年氣象。」掃台已畢，開演《天官賜福》。這一日的戲是照例的，正生正旦必有一出《滿床笏》，武戲必是《英雄會》。那

時的武行也講究嘴裡，那折《英雄會》黃三泰、計全等出台的一支「八仙會蓬萊」，也得大家好好兒的唱，不能有一個混孫。只這個班裡的這一出，不及春台火燄罷了。不到四刻鐘，便散了戲，伶人各拿青龍份兒回家。

皂保道：「這四喜班每逢元宵，楊鳴玉必演《祥梅寺》，那是他的絕技，往後恐怕再沒有這樣好的。我們幸遇其時，這齣戲不可不聽。」即到櫃上留了十五日的座兒。到日，又聽了一天。

二十六日，接到曹春山送來的紅雞蛋，方知他娘子錢氏於二十四日生了一子。皂保少不得買些缸爐、小米、紅糖之類，差家丁送往曹家。到了彌月之期，曹春山大擺宴筵，作湯餅會。官商史優，去賀喜的甚多。春山一一款待。叫乳母抱出這孩兒，給眾人觀看。那孩兒口鼻端整，眉清目秀。眾人都道：「好個佳兒。」又有人道：「曹先生是個梨園名宿。從來相門出相，將門出將，龍生龍，象生象。你這令郎，異日未必不是伶官中一個大角色。」又一人道：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曹先生雖是伶人，不染污俗，請人寫了《太上感應篇》供在中堂，朝夕頂禮，是個善人，一定要生好兒子的。」又一人道：「好子弟不必定要似程長庚、餘三勝那一流挑簾子便紅的角色，最好出一個講求音樂源流，考正律呂，研心那儒家精力不到的絕學，方是梨園中出色之人。」又一人道：「依你說來，竟是萬寶常、王令言一流人物，幾百年不出一個，豈是俗下優伶可比！」議論一回，無非是贊美的話，春山謙遜不遑，叫把孩兒抱將進去，請大家入席。眾客酒足飯飽，盡歡而散。

轉瞬一年。這日，梅巧玲把春山請去，對他說道：「現在各戲班都排新戲。三慶班的《十全福》、《三國志》十分興旺，每逢冷熱洞，全仗著他打。他們那本《三國志》，從劉玄德得的盧馬演起，一直演到天火燒戰船，還附帶著四本《取南郡》，一切話白全用原文，穿插緊湊，情節離奇，並且能補原書三國的漏子。那一遭我走三慶家的外串，無意中看中那徐蝶仙演《長坂坡》，趙雲救主的一本兒，是他添出徐庶暗救趙雲一段，實在是有心思。要不然，拿著曹操那個模樣的大奸蛋，是瘋是傻？平白無故，傳下那樣砸辭兒的號令，只要活趙雲不要死子龍，只許趙四爺殺他曹營的將士，他曹營的人就動不得姓趙的一根毫毛，有點說不過去。這個縫子真正填得高。那些角色，大老闆的魯肅，盧台子的諸葛亮，徐大老闆的前半趙雲後半馮瑜，也真是絕活。無怪轟動京城。咱們這個班裡的新戲卻也不少，《五彩輿》、《德政坊》、《梅玉配》，前台也還不討厭。目下又有人給了我一本《雙鈴記》，是本朝的戲，是永定門外一起謀殺親夫的案子。共是兩本，是一出風攪雪，崑腔亂彈都有。這裡頭的角色，那個淫婦趙玉兒，當然是我。內中有個角兒，非您不行。」春山道：「不知哪個角兒？」巧玲道：「就是那一位漢都老爺。」春山想了想，要過總講，看了一遍，遂即應諾，告辭而歸。

自那一起，巧玲散了單頭，和這《雙鈴記》中應用的角色天天排練。預備在六月間熱洞裡演唱。後台有人道：「這戲第二本是正月初一的事，若是熱洞裡唱，這些官員戴冬帽不合時令，前台瞧著戳眼睛；戴涼帽不是當日的情形，莫如先唱《盤絲洞》，把《雙鈴記》改在冷洞裡唱。」巧玲依了。

那日，春山辭別歸家，人報皂老爺到。春山請他進來，讓座獻茶畢，問其來意，皂保道：「你去年新生的這位令郎，我是十分喜愛，要替你撫養，不知你可願意。」春山起先推托，經不起皂保再三麻煩，只得應了。從此，春山這個孩兒歸入皂宅，皂保給他取的名字喚作瑞隆。皂保膝下無子，待這瑞隆甚是親厚，卻常常派人送他回家，省視自己父母。春山和皂保交誼日密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似箭，看看已是冬天。四喜班準備開演《雙鈴記》的前幾天，春山散戲之後還得常和巧玲商議戲中的情節，所以那天和孫春山見面也不能多談。此是前話，草草表過。

再說四喜班在慶樂園開演《雙鈴記》，頭一本是「逛廟」、「調情」、「弑夫」，聽戲的來了不少，又是那番《盤絲洞》的光景。次日接演二本。那看過頭本的，自然仍來，接續買座。也有昨日未到，今天來看的。那人比第一日還增了幾倍。散戲之時，那人如同山倒一般擁將出來。街上人山人海，加著車馬來往，把一條大柵欄擠得水洩不通。有兩個觀客，一個赤紅面色，一個白淨面皮，被擠不過，走入對面一個鋪中站定。那鋪戶中人倒也和氣，向前招待。二人便在櫃外坐了，無心看那街上的熱鬧，卻細看鋪內陳設，見那樑上掛些舊燈，畫著無雙譜，那赤紅面的指著李青蓮道：「李白斗酒詩百篇，咱們兩個，我喝酒，你作詩，敢也敵得他過。」那白面的道：「你的酒量倒象太白，我的打油歌怎能比學士的仙才。」赤紅面的道：「太白詩仙，雖不能妄比，只有兩首五絕，道是『一夜風雨寒，向曉尤淒絕。卷幔看梨花，閒階落香雪。日色上窗角，花香到枕邊。惜花人未起，鶯起在人先。』也就甚佳。莫怪李香萍說是象崔國輔的小品。咱們的詩，叫漢朋友誇一聲，是不容易的。」白面的道：「香萍議論，倒還公道。他本人學問也實在不差，可惜只作了個末吏。我曾叫他講反切之學，很是高明。」赤紅面的道：「你既聽人講過反切，可知反切是什麼佛菩薩留下的？」白面的道：「反切是讀書人應用之學，與佛菩薩什麼相干？」赤紅面的道：「怎麼不相干？這反切是觀音菩薩興的，你怎麼數典忘祖。」白面的道：「我常取笑那些婦人說佛談神，一切事務，都歸之於觀音大士。怎的反切之學也拉到大士家裡去了！你向來愛說些荒唐話，這不知又是哪一卷媽媽兒經裡的典故。」赤紅面的道：「這怎麼是媽媽兒經！你去刨開也是翁錢遵王先生的墳，把他掀起來一問便明白了。」白面的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那古人的墳豈可以任意妄刨，那是明有國法、暗有神誅的勾當，亂做不得的。況且即便把遵王先生刨出，他骨殖已朽，怎能說話，也不能告訴我的。」赤紅面的道：「你真是拘墟之見！那曹操曾置發丘中郎將、摸金校尉。古往今來，偷墳掘墓升官發財的該有多少！你若不敢做這樣的事，莫如到琉璃廠鋪子裡，買一部遵王先生作的《讀書敏求記》看一看，他論曾一經翻刻劉士明《切韻指南》改名《古四聲》等字的那一條，便知我並不是荒唐。你要是買不著，我家裡有一部《海山仙館叢書》，是廣東姓潘的刻板，那裡面就有這一部書，借給你一觀，也算寶劍贈烈士、紅粉贈佳人。不似你令弟老四，只可讀《齒錄》和《珠卷》前幾頁的。」白面的道：「老四雖不能文，也還肯同文人交接，記問之學也有些。我的詩，他也定要看一看，還說有日發財要給我刻印流傳呢！並且於我們八旗的門閥也肯考究，雖說不免於勢利俗見，到底算是留心掌故的。」赤紅面的道：「你們賢崑玉總算難得。大凡弟兄最好是兩個都賢，再不然就是兩個都愚，若是一賢一愚，那愚可以負賢，賢不忍負愚，終久是賢者吃虧，賢崑玉雖然情性不同，總算皆賢，你們老四不管通不通，但做官的材料極好，不是吃不得的大八塊兒。只怕你這個通人，日後決沒有他闊。」白面的道：「我不過能作幾句韻話，怎敢自命為通。況且旗人做官，原不必定要十分通的，只要能答應官事，就不含糊。」赤紅面的道：「你不要長他人志氣。你道漢官個個通嗎？他們很有念熟八股就能蒙功名的。肚子裡空空如也，和我也差不多，辦起官事，還沒有旗人明白。今天那位曹都老爺也算把漢官的底泄夠了。」白面的道：「你何嘗空虛，只難而不專罷了。你說曹都老爺給漢官泄底，現在御史姓曹的不多，不知是哪一個曹都老爺？」赤紅面的道：「今天審問趙玉兒和馬思遠一案的那個都老爺不是叫作曹春山嗎？」白面的道：「那個角兒，形容漢官的神氣實在十足，真個妙不可言。幸虧巧玲真不含糊，換個乏一點兒的花旦，一準被他豁了。」

赤紅面的指著燈上的武（上「明」下「空」）道：「她死乞白賴的要作丈夫，目下的旦角死乞白賴的要作女的，倒也前後相映成趣。」白面的道：「他們無非為著狼人家幾個錢。不足為怪。」赤紅面的道：「他們雖是寡廉鮮恥的生意，卻有賢有愚。巧玲曾經有一件事，不能不算鐵中錚錚。」白面的道：「巧玲有什麼異乎儕輩的舉動？」赤紅面的道：「你讓我歌上一歌，慢慢的細講這一回好書。」

他二人正談得高興，兩家的車夫都找將來，說車已趕過來了，真不容易。今日個這條街，實在是擠。赤紅面的道：「你們先等一等，我說完這幾句話再走。我們都有飯局，反正得趕夜城的。」車夫答應退出。這赤紅面的作了半天神氣，陡的把桌子一拍。白面的吃驚道：「這是作什麼？」鋪中人也嚇了一跳，走過來問。赤紅面的搖手道：「不相干，我要說評書，拍醒木呢！」鋪中人含笑閃開。那赤紅面的道：「我不念開書的西江月，乾脆開演正文，表個義伶梅巧玲毀券見交情的故事。巧玲認識一個南方朋友，二人常常來往，卻不分桃斷袖，作那浪子行為。真個聲應氣求，學那古人風誼。那朋友家下有一僕人，義比莫成，忠同薛保，性情卻同呂直一般，不知巧玲是個好優伶，只把他當個壞戲旦，見了面開口便罵。只罵得那個嬌滴滴嫩生生的詞友兒有冤沒處訴，有屈沒處申。任你告到南衙開封府，那包老爺只好擺手而已。那朋友負債累累，便是巧玲一人已借他千金上下。那老僕錯當作欲取先與，

更把巧玲恨入骨髓。不幸天上玉樓成，地上鐵圍現，這朋友二豎纏身，三魂離體，不知是功成行滿忒利天上為神，也不知是罪大惡深墜泥獄中作鬼，反正小名兒叫作吹了。巧玲正在戲園演戲，聞此凶信，忙忙的脫去霓裳，急急的摘除翠鈿，上了車趕回自己家中，取出這亡友的借券，火速飛奔靈堂。那老僕錯中弄錯，疑上加疑，以為索債之人。遂作吠門之犬，免長免短，不知罵了多少。巧玲也不同他計較，哭奠已畢，當著眾賓，取出這欠債的憑據，不學孫碧眼荊土之兵，竟效項重瞳咸陽之火。只見他粉光尚膩，脂印猶紅，露玉齒，啟櫻唇，吐軟語，發嬌聲，叫著那朋友的表德道：『我與你相好一場，真稱得起是道義之交，天日共表。今日之事，便是我的一點人心，望你的陰靈鑒察。』巧玲話將說完，那老僕跑過來，腿似扯蔥，頭如搗蒜，口稱：『梅老爺，小的該死，直頭該死一萬年。小的昔日只道梅老爺是個壞小旦，今朝方知梅老爺是個好小旦。望你大人不見小人過，相公肚裡好撐船。以後再不敢當著梅老爺提這個小旦二字。』巧玲也不理他，含淚登車去了。眾賓被這老僕引得發笑，真稱的是弔者大悅。這無故罵人的蠢才，方知天下有這等人，也算被巧玲鑿了他的渾沌。你道巧玲這個舉動，士大夫也不能人人做的來！范希文、石曼卿庶幾相同，畢秋帆、李桂官何能並論！這段書至此已完，若問下文，容我訪明再講。」白面的道：「街上的人，被你說得都不肯走，你真是神聊。這件事，齊玉■（xi，同溪）也曾講過，只沒你詳細。我聽別人說的，也有稍稍不同之處，但其為義舉，人無異詞，卻是一樣。你說人家的好處，也要加些挖苦話，倒也有趣。」赤紅面的道：「古今事跡流傳，多半大同小異。安慶之克，，曾國荃、李續宜畢竟是誰之功，正史中自然當依奏報，稗官中大可存個異聞。那劉中壘《說苑》、《新序》同聖經賢傳不合的話，該有多少！我把巧玲是恭維到極點了，那些趣語也是抄人墨卷，並不是我杜撰。」白面的點頭稱是。

二人起身將要上車，赤紅面的忽然大叫道：「我真糊塗了，忘卻一件大事！」